

■ 许永强

地耳颜值不高,灰不溜秋的,像极了小巧的细木耳。它无根无叶无茎无果,随雨而生。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寔彼周行。”出自《诗经·周南·卷耳》,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在绿茵遍野的周原上,一位妇女在采摘卷耳,但她采啊采,却总是装不满挎着的那个前低后高的斜口的筐。因为她总是一边采一边叹息,心里牵挂着出外的人儿,她边采边看“周行”,即那个远征的人所经过的大道,期待着思念的人会突然出现。看啊看啊,并没有奇迹出现,她长吁短叹,愁思难当,干脆将采摘的筐弃置在大道旁。

诗以采摘不盈筐和筐最后被

置于大道旁的女子之劳作来村写怀人的焦虑和痛苦。而诗中的卷耳又为何物,历来争议较多。《毛传》:“卷耳‘苓耳’也”。朱熹《诗集传》将其解释为“卷耳,𦉰耳。叶如鼠耳,丛生如盘。”王力在《古代汉语》称“卷耳,又名苓耳,一种菊科植物,嫩苗可食,籽可入药。”卷耳逐渐演变成比较权威解释,认为卷耳就是人们常见的苍耳。但其真实性却让另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诗中所采的应为可食用的野菜,而苍耳则是药材,有毒性,不可能作为常用的蔬菜食

用。宋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中写道:“‘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叶如连钱者。若苍耳,但堪入药,不可食。”明方以智提出“卷耳”或为“地耳”。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地耳”进行了考证:“地耳亦石耳之属,生于地者,状如木耳;春夏生雨中,雨后即早采之,见日即不堪。俗名地踏菰是也。”

地耳,俗称地木耳、地皮菜、地踏菇,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生长在山丘和平原的岩砂草地和田埂以及近水堤岸,甚至石缝中,是我

国传统的副食。如果在连雨之后,往往在一小片草丛中就能采满一筐。地耳颜值不高,灰不溜秋的,像极了小巧的细木耳。它无根无叶无茎无果,是随雨而生的一种菌和藻的混合生物。作为美味食材,地皮菜有自己的个性,它可以休眠几十年,但生命力十分强悍,一泡水,立马活力四射,生机勃勃,朵朵粉嘟嘟的,乖得可人。

地耳是大自然的恩赐之宝,历来就得人们所爱。清王磐《野菜谱》中,引滑浩《地踏菜》歌中一句“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

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记述了地皮菜生长、饥年度荒的情景,不乏人们对这种天然野蔬的倾情赞美。

晚清薛宝辰在《素食说略》中写道:“以水发开,沥去水,以高汤煨之,甚清腹。每以小豆腐丁加入,以柔配柔,以黑间白,既可口,亦美观也。”不假,让地皮菜和豆腐偎依,触碰、交融,你柔他柔,你滑他滑,成就一款好味,两者倒也相得益彰。



雨后小巷

若琿 摄

不可居无竹

■ 王中平

苏轼喜欢竹,是爱竹子的高尚品质。父母喜欢竹,是喜欢竹子的实用。我喜欢竹,是因为竹子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不种闲花,池亭畔,几竿修竹。”老屋周围,父亲没有种花,也没有栽种其他树木,只种竹子。其种类有水竹、斑竹,如今又栽上了楠竹,一年都郁郁葱葱,四季常青。

父亲种竹,是因为家庭的好多生活用品和农具都离不开它,如箩筐、背篓、簸箕、筛子、竹席、筷子、筷笼等,就连捆扎用的绳子也是竹篾条。

闲时,母亲就对父亲唠叨,说家里的筷子和筷笼该换了,背篓也没有了。父亲听后把柴刀磨亮,去屋后转一圈,便砍回一根竹子。父亲手巧,要不了半天时间,筷子和筷笼就做好了。下午“架篾”编背篓,“架篾”,老家的俗语,就是用竹篾条架好背篓的框架,然后开始编制,如今引申为排头、开始的意思,足见竹子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要是哪家没有竹子,就会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想方设法都会在自己的院子周围栽上一些。我结婚后,父亲特意给我种了好多株竹子,叫我好好看管,别让竹子枯萎、长虫。不过,竹子生命力极强,一般是不会长虫,也不会枯萎的,除非遇到严重的虫灾和干旱,才会影响竹子的生长。

我爱竹。几时的清晨,晨曦轻洒,穿过竹林之间的缝隙,一道道霞光照在竹上。毛毛虫懒洋洋地移动着身姿,似乎还在睡梦中;甲壳虫则焦急地四处乱窜,睡眠了一整晚早已饿坏,迫不及待地四处寻找食物。一团团雾气慢慢在竹林中散开

来,形成一个个光环,如梦如幻。竹林里,空气清新,成为我读书最理想的场所。朗朗读书声飘荡在竹林上空,引来各种鸟儿,叽叽喳喳在竹林之间来回飞翔,鸟的叫声和我的读书声互相交织,场面十分热闹。此时,竹子是我最忠实的听众。

竹林里的朗朗读书声是一位少年对知识的渴求。十年寒窗苦,竹子一如既往地陪伴我的每个早晨。它静静地倾听我的读书声,见证了我对知识的追求、成功与失败,还有喜怒哀乐。十载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它默默地用清新的空气滋养着我、守护着我。“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竹生命顽强,不畏严寒,不畏狂风暴雨,其品格让人钦佩。

如今,只要一有时间,我就会去竹林里走一走,雨后的竹林又是一番美景。竹子经过暴风雨的洗礼,更加从容、洒脱,更加清新自然,竹弯而不折。残留在竹叶的雨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如一颗颗夜明珠悬挂在碧绿的竹叶上。行走在竹林里,时不时会有雨珠滴落在头上,让混沌的脑袋突然清醒,犹如脱胎换骨,摒弃了一切思想杂念。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喜欢竹,是爱竹子的高尚品质。父母喜欢竹,是喜欢竹子的实用。我喜欢竹,是因为竹子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我的老家在峨边彝族自治县杨河乡高湾村。想来,已经十多年没回老家了。今天趁假期回老家一个邻村走一趟。早上七点,我和同事阿布一起从县城出发。今天天气真好。

那么早,路边的工人已在赶早工了。成昆高铁复线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到处都是挖掘机在钻石头、掘土方,眼前尘土飞扬。沿大渡河的骑行道已经在使用,扩建之后的毛(坪)杨(河)路,是一条沥青大道,像一匹黑马向远方驰骋。

我们去的地方叫桤桤村。到乡政府下面的桤桤村分路口停车观望,一眼可以看到高湾村油房坪,那熟悉的房子掩映在绿色丛林里,令人想起童年的时光。

去桤桤村,以前要走陡坡山路,人们常常走得汗水淋漓。而今这里修了两条村级路,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出行问题。村委会很大,位于半山腰,团岩山近在眼前,隐约起伏,好一幅大自然的写意画卷。

走在桤桤村的公路上,宽敞整洁,两边绿树掩映,多么舒心啊!村纪检组长沙玛牙更说,以前村路两边都是垃圾,县上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后,干部分工分片到各家各户讲解移风易俗、乡村振兴,带头清扫室内室外卫生,清理公路沿线垃圾,并指导村民在垃圾收集点四周进行绿化、美化。

青山绿水,清风徐来。我的同行说,我喜欢这里,想一辈子住在这里,不走了。当地人说,我们的水更好,是从山洞里流出来的,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这里。

走进村民郑中理家,村里的移风易俗“洁美星”户。只见院坝宽敞、干净,家里挂了一张甘嫫阿姐像。原来,画像是彝家新寨建房时发给各户的,象征甘嫫阿姐的精神在这里传承和发扬。

渐近中午,一缕阳光洒在村委会外墙的彝族图案上,彝风浓郁,充满生机。村党支部书记尼里克布说,村里的近两百亩茶叶基地、养鸡厂都在陆续建设中,村民对未来充满期待。

入户,访问,一上午很快过去。家乡的交通、住房、产业,村民的衣食住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彝寨焕发出勃勃生机。

出于父亲护女的本能,廖东元跳入江中,将女儿救起,推至岸边。不幸的是,由于脚下沙石被踩塌,湍急的江水将他卷入回水沱中。

1988年,我在井研县研经中学当老师,担任高三文科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班上有个复读生,名叫廖东元,身材高大壮实,为人谦和纯朴。我们亦师亦友,过从甚密。课余时间,他和几个复读生总喜欢到我寝室聊天蹭饭。后来我交了女朋友,周末常去县城,他们便在我的寝室安营扎寨,把我寝室里包括腊肉香肠在内凡能进口的东西都吃光了。

一年后,他考上乐山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井研县马踏镇中,几年后调入乐山一职中,娶了一位贤惠美丽的同行,育了一个聪明乖巧的女儿。我也在后来调离研经中学,辗转于井研中学、研城中学、进修校、电大分校、井研县委党史办。

这期间,我们偶有书信往来,也匆匆见过几次面。大概是1999年秋季,他约我到乐山度周末,并嘱咐我一定带上儿子(我妻子当时在深圳打工)。我儿子当时10岁,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于是我们父子两人一同到了乐山,受到他们一家的热情招待。我儿子第一次吃到了德克士,第二天,我们一同去了峨眉山。有他女儿作伴,我儿子玩得很开心。临别,他们还特意挑选了一盒蝴蝶标本送给我儿子,这盒标本至今仍被精心珍藏。

在此之后,我的工作又有了几次变动,业余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写作。

也许正是因为全身心投入写作,对人情世故疏于经营,以至于错过了许多重要的人和事。大概是在2008年的某一天,我偶然间听到一个噩耗,廖东元去世了!据说是他带着女儿去大渡河边游玩时,女儿脚下路空,滑入江中。出于父亲护女的本能,廖东元跳入江中,将女儿救起,推至岸边。不幸的是,由于脚下沙石被踩塌,湍急的江水将他卷入回水沱中,原本水性不错的廖东元,几经挣扎后,沉入江中。

我获悉这一不幸的消息,已是事故发生几年之后。当时我的心情可谓五内俱焚,作为他的老师,他心心念念牵挂的长者,在他遭遇不测之际,我竟茫然无知,未能去他灵前见上最后一面,未能对他的遗像鞠躬送别,更未能替他燃烛焚香。

后来我到了乐山,也曾到江边默默凭吊,只是,眼前除了滚滚江水,茫茫河滩,再也看不到那高大壮实的身影,再也听不到那恭敬温良的声音。

十月 稻粒饱满玉米金黄
马匹牛羊是草原上的
云朵 起伏舒卷

暴雨酷热之后
背篓盛满一秋丰硕
青色绸缎眷恋绵延山脉
茶园清澈柔亮

荞麦青稞畅饮佳酿
月琴口弦且歌且舞庆丰年
白昼与夜忘了时光

春播 秋收 冬藏
皱纹浸染上土地的色泽
炊烟草坡田埂土坎
彝汉人民追寻幸福
像江河执着于流淌
鹰执着于飞翔

往事越千年

山风绕过岩石绕过密林
石丈丈 扑朔迷离

远山茫茫河谷深切
寒露霜天曾是谁的梦里边关
豪侠的勇者醒来
牵挂系在故乡的眼角
一路向前。不要说转身即过往
夜深月影里他们都在传说中
披坚执锐整装待发

成败皆为传奇
只有天空如镜照见历史
照见那些纷争与和平
以及永不停息的变迁

马脑村故事

■ 许兵

当一缕秋阳煨黄一枚绿叶时
马脑村故乡的气息更加浓烈

蝉一声声唤归,回话
仍还是“知道了知道了”
荷叶点缀着滚圆的露珠
擎着伞的孩子好几年都没看见了
学校从家门口迁到了荣丁街上
马脑村,学生越来越少
只有太阳能路灯下,一蹦一跳的脚步声

这脚步催醒了一茬茬的蛙鸣
醉红了老桑树摇曳的桑葚
嘶哑了奶奶唤我回家的嗓子
折断了一根根的甘蔗棒子
还有,还有,早春的樱桃红
桃红李白,曾经来来往往的梦
有的甜,有的涩,还有的至今
也说不出味道

这一缕秋风一起
飘飘洒洒的落叶
沙沙沙沙响
湿漉漉的乳名
也沙沙沙沙作响

草木缝隙里的记忆

■ 朱永娇

爬藤沿着墙壁生长着
可喜的绿色在阳光下有些慵懒
这是承载一段感情的小院

铜绿色的门环,草木旺盛的屋后
一排老柳在风中轻轻地诉说着
屋脊的烟囱,水檐,镇宅的灰鸽子
还有那微微发黄的窗棂纸

两个孩子在身旁玩耍
坐在墙根下享受着温暖的阳光
枝丫间,草木缝隙里透射出的都是记忆
半生的欢喜在心底默默地泛着波澜